



让心底透进一米阳光

□ 陆懿国

初冬的太阳不灼人,但很暖,暖到让人想抓住,不让它溜走。

下午临上班时,我坐上前往市人民医院的公交车上,心里盼着能早点赶到医院,因预约了专家号。怎料遇上上班高峰期,小城道路拥堵,前方的车流像蜗牛般缓慢挪动,公交车每次只能往前行驶三五米,又“吱”的一声刹住了。我心中急躁,但也无可奈何,唯有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

此刻,太阳正慵懒地游移在小城上空,洒下的温暖将小城紧紧拥住。我放下手机,抬起头漫无目的地看着车窗外。一排桂花树在车旁慢慢晃过,桂花树上缀满金黄色的小花。忽然,风逆着车流方向吹来,桂花树随风轻轻晃动,盛开的桂花纷纷撒落于人行道上,瞬时,人行道上铺就一地金黄,桂花的馨香随风从车窗缝隙涌入车内,浓郁的香味带着冬日的凉意直钻鼻孔,引得我禁不住使劲地吸了几口气。

车子继续往前挪动,我从车水马龙的马路对面望过去,楼宇在缓缓逼近,楼宇墙上五彩斑斓的广告牌与各式店名让我有些眼花缭乱。突然,有栋楼楼顶附近,镶嵌着4个红色大字——“一米阳光”。我对这4个字细细品味,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击着,莫名涌上一股微微暖意。

车子前移间,被车顶挡住的半面招牌终露出全景:原来那是“一米阳光酒店”招牌。我暗自思忖:这店名起得真有创意,既带着某种抚慰人心的温暖,又充满了诗意。它像此刻洒向小城的阳光般温暖,也像钻进车窗的桂花香,足够抚慰心灵。

我盯着那4个鲜红的大字看了许久,直到公交车拐过街头,字迹消失于视线。我心里顿时翻涌着暖意,像一坛陈年老酒的醇香,萦绕于心头久未散去。我双手掩面,指尖扎进发间,任思绪肆意蔓延。突然,我双颊淌下一丝冰凉,嘴角随即触及咸湿的味道,这些年的遭遇随之如电影般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两年前,父亲离世,我的世界在瞬间轰然坍塌。就在我深陷丧父之痛的那段苦涩时光里,感情生活又突遭变故,曾经的挚爱猝不及防地给了我致命一击。那段时间里,我每天活得行尸走肉,焦虑、失眠、头痛、恶心等症状接踵而至。我不得已求医问诊,最终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只能靠药物来缓解症状。在生活处处被阴霾笼罩时,我常将自己封闭于小屋中,让心也跟着冰封。

在自我封闭了几个月后,有天中午我无意拉开很久未曾打开的窗帘,当时看到一束光正从两栋楼的间隙中

投射进来,正好铺满那约一平米见方的窗台。我看到窗台上随手搁置的香雪兰,不知何时竟然开出了几朵金黄色的小花,此刻,它正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嫩绿的细叶在微风中轻摇,似乎在感谢那一束从缝隙里透进来的光,让它获得生长开花的机会。

那天,我将卧室的窗户、窗帘全部打开,任凭那一束柔和的光射进卧室。我拉了把躺椅靠着窗台就慵懒地躺了下去,让身心都沐浴在那道阳光下。那是我半年多来第一次将窗帘、窗户完全打开,顿感卧室找回了遗失已久的敞亮与温暖,心逐渐舒畅、明亮起来。伸了几次懒腰,找回了久违的惬意。

随着公交车继续往前晃动,我放下了掩面的双手。左手指尖抚摸着车窗边缘,车窗玻璃还残存着阳光拥抱过后的温热,右手无意识地收紧口袋中的病历本。此刻,我仿佛闻到冬风带来一丝甜味,一丝清香,如桂花,如香雪兰。待公交车慢慢驶过街角,前方车流开始松动,公交车终于加速前行。我望着窗外掠过的树影,身后“一米阳光酒店”渐行渐远,直至消失不见。“一米阳光”4个字却像是生了根,深深地扎进我心底,走得越远却愈发清晰,随着车的颠簸而轻轻颤动。

稻香说丰年

□ 蓝飞燕



着袅袅炊烟,她添柴的手爬满了皱纹,跳动的火光把每道皱纹都熨成了温柔的模样。

那碗新米饭我至今都格外难忘,同学的阿爸——那个皮肤被阳光吻成古铜色的壮族男子,在门口热情地招呼我们。我双手接过那只沉甸甸的公鸡碗。新米饭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直勾人心。后来读书查资料才知晓,我接过的不单只是一碗米饭,而是古老的骆越人从野生稻中驯化出的成果,更是他们答谢天地、祭祀祖先的虔诚。这个节日,不像春节那般喧闹,更是人们弯下腰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这节庆的仪式,倒不在于吃得多丰盛,更是教人心里踏实、安稳。平日里可能因为鸡毛蒜皮小芥蒂的乡邻,三杯两盏下肚,话一说开,隔阂也就散了。远道归来的游子,一口乡音、一箸

乡味,漂泊的心就找到了归宿感。

后来我走过许多地方,尝过各式宴席,可总惦着同学家那碗新米饭。米粒颗颗透亮,宛如珍珠。许多年以后,我才恍然,原来我所见所感的,也不过是八桂大地上丰收的一个缩影,更是故乡那流淌在血脉里的质朴与厚实。此时在龙脊梯田,瑶家的衣裳挂满了吊脚楼,绚丽多彩,衬着满山坡的稻浪;在侗家寨里,多耶大歌正从鼓楼的缝隙间漫出,与茶山的青翠融为一体。

如今,那片丘陵山区的丰收,想必更加鲜活生动了。镜头里的龙脊梯田漾着金光,山野特产顺着网线送到了天南地北。可任凭岁月如何流转,那新米饭的香甜却一直沉淀在味蕾深处——里头藏着对土地的敬畏、乡里乡亲推杯换盏间的热络与真诚。这,才是这山水间最恒久、最温柔的注脚与真情。

老家的雪天 (外二首)

□ 王双发

老家的雪是恋家的
黏着红瓦房不肯走
村道铺成白绒毯
柴门堆出棉絮团
老家的雪是疼人的
打着旋儿扑进麦田
轻轻盖住每株绿苗
像老母亲的手抚着庄稼

老家的麦田

风刀子割脸
老父亲走在麦田里
脚踩碎冻硬的土块
冬阳爬上山坡
照亮老父亲皱纹里的霜
雪片飘下来
老父亲蹲在地头守着麦田
眼神柔得像看儿女
麦苗儿顶着雪
和老父亲对望到黄昏

老家的月亮

老家的夜空月光明亮
我问月里的嫦娥
能不能捎把老家的土
埋在异乡的窗前
城市的夜空月色朦胧
我问月里的吴刚
能不能吹点老家的风
吹暖我想家的眼

初冬, 遇到一只白鹤

□ 常玉国

霜把田埂冻成一条寂寞的线
枯草伏着,风掠过无应答的旷野
你立在冰湖的尽头
像被季节遗落的一枚素白书签

翅尖垂着雾的凉,不抖,也不展
长颈勾着沉默,啄了啄冰面的倒影
那是唯一的同伴,碎在风里又聚拢

没有雁阵掠过你的天空
只有灰蒙蒙的云,拖着冗长的影子
与你,对峙整个初冬的空寂

你没叫,声线藏在喉间
怕惊飞这漫无边际的静
也怕暴露,羽毛下裹着的孤寒

我远远站着,不敢靠近
怕我的脚步,会戳破
你用孤独织就的,薄薄的边界

后来你展开双翼,飞得很慢
像一片不急于落地的雪
把清旷叠进羽翼,掠过
无人问津的荒原,和我
忽然空了的视线